

## 獨特島「語」展現台灣多元樣貌 楊名龍與新屋水流軍話

讀 0 推文

2020-09-06 記者 陳曉芙 報導



▲ 楊名龍所做的「客語次方言」研究呈現出台灣客家話的多元樣貌。(圖/陳曉芙攝)

說到客家話，生長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大概會想到在新竹縣、苗栗縣等地操著流利客語的在地居民；而對客家有一些研究的人，也許會知道台灣的客家話可分為「四海大平安」五種腔調，即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以及詔安腔。

然而，在這些主要腔調的背後，其實還發展出許多「客語次方言」。目前擔任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的楊名龍，在攻讀碩士時，發現了一種過去從未被發現的語言——聽起來像海陸客家話，但又不完全相同——他將其取名為「水流軍話」。

這項發現讓楊名龍驚覺在台灣這座島嶼上，有許多因為地理環境、生活習慣，甚至其他語言影響所產生出來、與中國原鄉大為不同的客家話，展現出台灣客家族群的獨特樣貌。

### 發現「新屋水流軍話」 展開客語次方言研究

大學時期就讀中文系的楊名龍，因為曾修習語言學概論以及閩南語本土文化兩門課程，讓他在大學階段的最後，下定決心往「客家話研究」領域邁進。「雖然我是客家人，但以前都不曉得原來客家話需要研究」，楊名龍笑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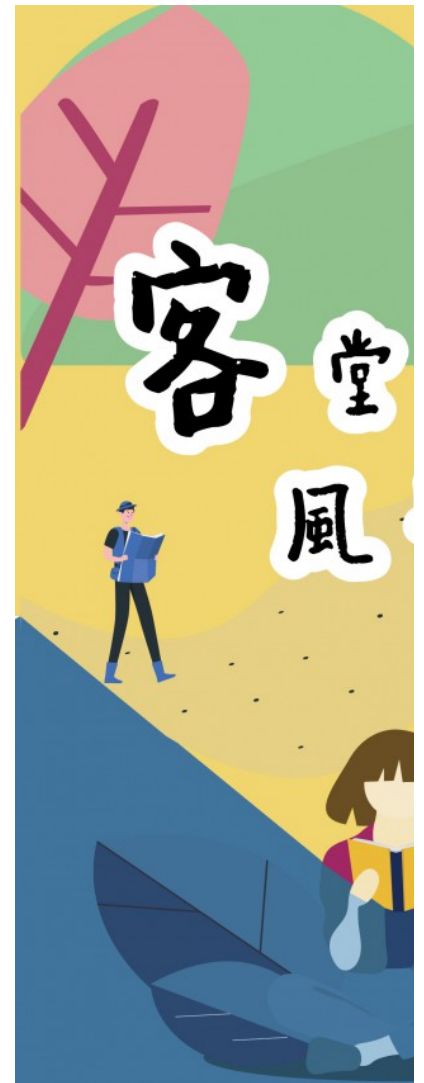
在研究客家話的過程中，楊名龍偶然發現在桃園新屋水流地區的羅姓家族，留存一種特殊的語言，他將其稱為「水流軍話」。「一開始我以為它（軍話）是單純的客家話，研究之後，卻發現它混和其他語言，他們（羅家）自己稱做『講軍』」。

楊名龍在語言調查的過程中，進行記音、追溯源頭、詞彙分析等相關工作，仔細探查後，發覺軍話受到海陸客家話的影響非常大。他解釋，軍話源於中國，在明朝時期，有一種稱作「衛所制」的軍事制度，將軍隊派至中國各地駐軍，而新屋羅家的祖先便是在中國廣東「石堆頭」地區落腳。

據楊名龍推測，駐軍的軍人與石堆頭當地女子結為連理後，由於大部分當地人說海陸客家話，軍隊原先說的語言就和客家話不斷融合、混雜，變成早期的「軍話」。

遷徙至台灣後，有兩個可能的原因導致羅家選擇在新屋落地生根。其中之一即為新屋地區的居民多是說海陸客家話；另一個可能的因素則是石堆頭靠海，而新屋也是臨海地形，因此選擇了與原本生活環境較雷同的區域。

由於軍話僅在羅姓家族祭祀祖先時使用，儀式時多是由長輩擔任「族長」的位置和祖先溝通，因此羅家中會說軍話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年紀偏大的長輩，晚輩大多已不會這個語言。





▲ 日前，楊名龍（右）與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羅烈師在講客廣播電台分享軍話與台灣客語研究。（圖／取自講客學堂臉書）

發現台灣獨有、卻即將消逝的軍話，激起楊名龍的興趣，進而開始研究「客語次方言」這個主題。

## 語言如「糞粑」 互相混合成新滋味

「從軍話的研究視角可以發現，整個台灣在客家話方面呈現非常多元的樣貌」，楊名龍說，台灣的客家話除了常見的「四海大平安」這五種腔調之外，還有永定、長樂、五華等，皆來自於中國原鄉的地名。他表示，客語次方言產生的原因包括遷出地不同、生活習慣差異、族群混雜等，種種因素都會造成語言上的些微差異。

因此在研究客語次方言時，極為關鍵的步驟是「推想各族群如何造詞」。楊名龍說，透過假想「起初人是如何學會說話」就是一個方法，因為人類對語言的概念，大多來自於與真實世界接觸後的經驗。



▲ 就讀中文系的楊名龍，在大學階段的最後決定展開「客語研究」。圖為楊名龍在書店閱讀的情景。（圖／陳曉芙攝）

他舉例，客家話中稱馬櫻丹為「綿鼻公花」，意思為「會使鼻子爛掉的花」。這個語詞背後所涉及的正是人們接觸到馬櫻丹後，所得到的經驗。馬櫻丹具有毒性，但因為它的花色極為鮮艷，容易使孩子被吸引而誤觸，這時，大人便以「警惕」的方式，勸戒孩子不要去接近這種具有毒性的「綿鼻公花」，否則會受傷。

客語次方言的產生與人們所生活的環境、文化等因素息息相關，也讓具有同樣意思的詞彙有了不同的客家話指稱。楊名龍以「謝謝」說明，海陸腔會說「承蒙你」，起源於於宋朝時期的文書語言；四縣腔除了最為道地的「恁仔細」，南部四縣腔還會說「多謝」，跟閩南話的「多謝」很接近；大埔腔則會說「勞力」，即「勞煩您」的意思。

	華語	閩南語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漢字	謝謝	多謝	承蒙你	恁仔細	多謝	勞力
羅馬拼音	xiè xiè	to-siā	shin mung ngi	an \ zii \ se	do / qia	lo \ lad

▲ 各種客家話腔調表達「謝謝」之意不盡相同。(資料來源 / 楊名龍、客家雲；製表 / 陳曉芙)

他進一步指出，台灣客家話最為強勢的四縣腔，在台灣出現了许多不同的次方言，其中之一就是由四縣腔跟海陸腔混合而成的「四海話」。如「茶杯」，標準四縣腔發音為「ca<sup>ˇ</sup> bi<sup>ˊ</sup>」，海陸腔則是「ca bui<sup>ˋ</sup>」；但在四海話中，就會變成「ca<sup>ˇ</sup> bui<sup>ˊ</sup>」，結合了四縣腔和海陸腔的音韻和聲調。

「四海話是台灣才有的東西，中國沒有」，楊名龍表示，從中國來台的客家話，因為台灣的生活環境、文化風俗等各式因素，產生許多不同種類的腔調，而這些客語次方言，真實地反映出人們所生活的樣態，是台灣才有的珍稀文化。

楊名龍以客家傳統美食「粿粿」（麻糬）比喻客語次方言的產生，「語言最初就像一個潔白無瑕的粿粿，經過不同的地方就會沾黏到不同的花生粉；可能在這裡住得比較久，就沾比較多（花生粉），移到另一個地方又再沾一點；移民來台灣後，有更多各式各樣的花生粉，所以它也就沾染到更多」。

以台灣來看，閩南語、客家話中有日語詞彙的出現，正是因為外來語言的進入，如同粿粿的變化，樣態隨著行經的路徑不斷轉變。而楊名龍所做的客語次方言研究，便是從音韻、詞彙、語法三方面區別語言，研究語言的變化，以及其變化的方式，進而理解各族群的多元面貌。

## 客語次方言 保存台灣特有文化

生長在新竹縣關西鎮客家庄的楊名龍，自小聽著家中長輩說著四縣客家話；出了家門，隔壁的叔婆、伯婆卻對著他講海陸客家話。看似腔調完全不同的兩種客家話，楊名龍卻能轉換自如，這正是來自於從小養成的沉浸式「母語環境」。



▲ 自小生長在客家庄，對楊名龍來說，四縣與海陸客家話的轉換輕而易舉。(圖 / 陳曉芙攝)

然而，現今許多台灣人已不會說自己的母語，甚至完全聽不懂，這也是楊名龍致力於從事客語教學的原因之一。「一個族群之所以存在，最大的表徵就是『語言』」，他說，雖然在他那一輩，仍有許多人將客家話當作生活中的語言，但在之後的世代，很多人都不會說客家話了，「所以客家族群可能就會慢慢消失」。

他在二〇〇四年時發現「水流軍話」並開始調查，當時羅姓家族有二十一人會說軍話；到了二〇一九年，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邀請楊名龍撰寫水流軍話相關報導，他回去新屋做調查後，只找到一位九十多歲的奶奶會說軍話，其他人都凋零了。

「我為什麼會去調查這些語辭？正是因為要把它們記錄下來；如果它不幸地不見了，至少在文獻、書籍上還保留這樣一個語辭」，楊名龍說，透過保存客家話的字詞與歷史，即使語言消失了，至少後人仍知道它曾經存在過。他強調，「進行語言工作，可以說是在保存文化的痕跡」。

除了文獻保存，楊名龍也抱持著希望他人能理解客家文化的初心，致力於客家話教學工作。為了要讓其他族群的人能了解客家族群，由語言入手是一個重要的媒介跟工具，因此，他從事客語教學的最大目的，是希望可以訓練學生能說客語、聽懂客語，同時也能認識客家的飲食、節慶等文化。



▲ 楊名龍（前排右三）期望透過客語教學，讓客家話的多元樣貌被保存下去。圖為楊名龍在交通大學的初級客語課堂上與學生合影。（圖 / 楊名龍提供）

「（客家）不單單只是一句話、一個詞彙；它背後所隱含的是一個文化縮影，而這正是語言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楊名龍最後說到，「（客語教學）就好像在土地上撒下種子，雖然不確定哪一顆種子會發芽，但只要一、兩個種子能發芽，我覺得我在做客語教學這件事情上就有了意義」。

生長在同一片土地上，這個小小的國家存在著擁有不同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的人們，有些有著同樣的源流，卻因為各種因素說著些許不同甚或完全不一樣的語言。在數百年的遷徙過程中，「客語次方言」就這樣在這小小的土地上發芽。而像楊名龍那般熱血的學者，則讓語言種子持續深植在這座美麗島嶼。

### 【小檔案】楊名龍

學歷：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

現職：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學術專長：漢語音韻、漢語方言、客語研究、客語教學、臺灣客家次方言研究

報導參考書目：

楊名龍，2006，《新屋水流單話與海陸客語雙方言現象研究》。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TOP

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

© 2007-2021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DODO v4.0